

# 從莊子到孫猴子

• 尹俊 王弘治

「大話」究竟是甚麼？一部《大話西遊》的「星星」之火，在文化賣場裏一片燎原。這部《西遊記》的一百零一回，隱約地揭出「大話」的老底：在詞語語義的層面上，「大」對應着「小」，「話」對應着「說」，前者是反訓，後者是同義相訓，可以說是正訓。那就可以這麼說：大話反正就是小說。《西遊》不就是部小說嗎？

文體學家會對這種解釋提出反對的看法，小說在現代有着無數經典的定義，如果把《大話西遊》還有由此衍生的無數網絡「大話」總了歸齊，難得有幾篇東西能入得了學院專家的法眼。而且，這還僅僅是在文體形式上點了個頭，並沒有因之而將這些大話們接進文學世界，總之，經典定義衡量下，它們是一些「披着小說外衣的大話」。這些恣肆的大話，借了電腦技術的浪潮在虛擬的文字場裏大行其道，極盡戲擬之能事，被一夥隱身在比華北青紗帳更加無邊無際的「汪洋大海」裏的「游擊隊員」駕馭着，被他們用來打一場網絡的人民戰爭。尤其是當十幾歲的孩子們在這貌岸然的課本文體

和青澀矯情的「新概念」文體之外，還在偷偷地編織着大話，這種「大話從娃娃說起」的破壞性更加難以為漢語的傳統保衛者所容忍。

衝突發生在這兩種抽象意義上的「說話」的對抗。這種對抗還讓我不得不重新考慮大話與小說的關係。從詞語上，「小說」本身像一個雙性人，在漢語裏，它對應着諸如short story、novel、fiction、romance等幾個單詞，而在本土傳統語詞裏，還對應着話本（甚至就是叫「說話」）、講史、傳奇、筆記、野史等等。翻譯者擇取了最早地反映這一切類似共性的漢語詞「小說」，之所以這樣幹，大約他也發現了中外這兩種概念的參差，只能滿足一下文人「從古」的心理需要。現代漢語的「小說」是由外國的奶粉滋養大的，由一些眾所周知的原因，兩千年前出現的中國「小說」，其基本語義漸覺地為一些拉丁字所佔據，而且這一改變還向歷史追溯，清除掉「小說」在中國發展的軌迹，一些學者人為地把一些作品剔除出小說的眼界，完全無視文明的古人對這些作品的分類。只有魯

迅的研究頗為清醒，對於小說的討論從《漢書·藝文志》的小說家開始，儘管他也是充滿着對中國小說的狐疑。

要充分地認識在中國大話與小說的聯繫，還是要回到「小說」一詞沒有被現代漢語動變性手術之前，還其一個純的性別角色。惟其如此，才能使其獲得文化自然生殖的能力，而決非在人工的思想試管裏得出的無性種。

「小說」最早出現在《莊子·外物》當中，是這麼一句話：「飾小說以干縣令」，至今怎麼也得兩千多年了。我很疑惑的是，為甚麼這個詞不出現在其他思想家的著作當中，而出現在《莊子》裏。諸子百家的各路先生大都是憂國憂民，惟恐天下不治。讀了《老子》，發現是君人南面之術，道家原來是另類的儒墨，惟獨莊周先生在寥陋的漆園裏一邊打草鞋一邊打着瞌睡，作前晚未醒的夢。周哉蝶哉，從《齊物論》裏把所有的主張從論據和論說方式的根本上來了個總推翻，這可以稱得上一篇「齊物」的革命。在革命的虛無之後，莊周所建立的則是一個渾沌世界，可以接引他人從偽符號世界進入這個真自然世界的工具只有一個——大話，逍遙的大話、養生的大話、人間大話、秋水大話。與其說莊子作寓言，勿寧說莊子作大話。別的先不考據，只說《外物》篇裏「飾小說以干縣令」所在一段「任公子釣大魚」，任公子用五十牛為餌，蹲在會稽山上用了整年時間釣了條大魚，把這魚剖散了以後腌起來，讓浙江到廣東這一片所有人全吃飽了。這一段，無論怎麼看，都像大話。惠施批評莊子之言大而無當，也尤可證莊子是大話的祖宗了。

但莊子卻是反「小說」的，他說：「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小說原來是大話的反義詞。這個

立場在中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漢書·藝文志》裏被扭轉過來。班固在「諸子略」後的總論裏認為「可觀者九家而已」，把小說家排斥在外。這麼作的原因，乃是班固正站在莊子鄙夷的「小說」之立場上，把瑣碎的聖人之言奉為主臬，繼續以《詩》、《禮》發冢的鉅釘生涯。但是漢代意識形態鬥爭的勝利者恰好是儒生，他們操持的傳註學的學術標準不正是「飾小說以干縣令」嗎？學術是這一批經生的利祿之途。大話在漢代的政治語境裏被貶成小說，由此也能推論出，大話原本是一個褒義詞，乃是大道大樸的文字。然而不幸在大一統的思想氛圍中被割裂貶抑了。從自由到制度，以一個統一的朝代為標誌，大話的歷史同思想文化的歷史同時被劃分為兩個時代。

隱藏在平靜的文字表面的大話與小說，看似合流，而角色的轉化反映着漢儒經傳哲學及其反動的爭執，這種衝突演化出中國文化的獨特面貌。中國的正統文化，兩千年來只是經傳註解的各種分支，無論是義理派或是考證派，歸齊是從今文古文的學問路數來的。直到今天，經典理論在中國的操作，還是繼續着這條道路。只不過換成為西學的聖人立言，換了一個廟裏的牌位罷了。作為《漢書·藝文志》中小說家的後續，「小說／大話」的魅力始終吸引着一大批人，它可以使文化人在一本正經的儒家著述之外還來那麼一些餘興之作，也可以使街頭的遊藝煥發出驚人的光采。「小說／大話」，是中國文學自由精神的代表，在僵直的大道以外，在輝煌冷漠的廟堂魏闕下，「小說／大話」延續着靈動的文字。

這些歷史的幻影與今日的現實有驚人的可比性。這好像是兩張相似的

底片疊在一齊，沒有太多影像參差的地方。僅有的不同之處，又關係到小說與大話的話題。文學在現代變得愈發神聖，其地位主要是由現代小說奠定下來的。小說身份在新文化中獲得徹底的革命，一把從詩文的手中接過了「文以載道」的大旗，為自己抹上一點神聖的泥灰。將近百年的時間，小說養活了一大老中青的文學「表揚家」和知名「作家」。中國建立起具有行政風格的文學學術體制，漢代的經生又在今日復活了。所不同的是，這一次開始的乃是小說的傳註學之路。各家都有一些標準的「說經」規格，各自冠以主義的旗號，時時進行一些爭鬥，以此在輿論中邀取實際的利益。利祿之途一開，專注於學的書生們總是會失節的。

小說死了，大話只能蛻皮。後周星馳的時代在枯燥文學的世界之外，小民自行營造出一塊大話之圃。《漢書·藝文志》說小說皆是些街頭巷議之言，街巷都是革命策劃和發生的所在。文學群眾沒有大學或協會之類堅硬的碉堡，他們只能在網路的街巷上貼滿自己大話的標語，或者在這些虛擬的街壘上向着現代傳註家們放兩聲冷槍。大話的發生與傳播只能像流浪人一樣，沒人專門養活，因而也沒有依附於某種勢力的必要。更為幸運的是，莊子時代還無法自己說話的奴隸現在成為自由的平民，未必再需要一個莊子式的大話偶像加以代言，智者的大話已變成為普羅的大話。最後一種大話機制內部的障礙也被清除了。

當代的「流浪」大話較之小說是佔據着優勢的。今日的小說正如前文的說解，已經變成中西混血的騾子，樣子彷彿還是高大的，卻只能靠機械的翻版來生產，小說是受閹割的文學。

小說的數量越多，越透視出貧血的本質。大話的臍帶聯繫着放浪恣肆的活力傳統，充盈着造反的躁動，更像一匹發情的種馬，繁殖使得種群更為興旺。如果簡單地以生物學預測目前「小說」與「大話」這兩個詞語所指代的實體，前者的生存優勢已經喪失，但科學與理性的力量就在於能逆天而行，生命的造物已不僅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今後的很長時期內，我們還不得不繼續與克隆的「小說」生活在同一片天下，這些無法令人感動的文字從宣傳的大喇叭裏蹦出來最終只能變成一陣清風，而大話引起得一串串放肆的笑聲，倒可以用來當它們的輓歌。

不過，那些歡聲笑語的輓歌想來也永遠是唱給生人聽的。正經的小說及其背後隱身的傳註學的影子，畢竟臨駕在自由之上幾千年了，人世衰頹的戲劇正是由他們的邏輯推演着。普羅大話的文學革命將改變的不會是這種帶有權力意味的文學體制，鮮活的語言和笑聲對抗着現代小說秉承的宏大的歷史必然，將同莊子一樣跳出預設的論說陷阱，重新鬧一場針對當代中西聖哲的「齊物」革命，還一個個人人格的渾沌自然。大話不合為時而作，不論辯、不研究、不建設、不懂憬、不規劃、不倡導、不許諾、甚至「不講道理」，在「不」的風潮裏面，佛家得到了中道的根本真諦，而大話將會得到誠實的自我。鴻蒙未開，大道曦明，文字的原生態就是最好的文學。

**尹俊** 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現於上海任教。

**王弘治** 上海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從事漢語史及古代思想文獻研究。